

彩色插图
珍藏版

熊召政
— 著

張居正

卷肆

火鳳凰



東方出版中心

本书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

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熊召政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居正：四卷本/熊召政著. —2 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8. 6

ISBN 978-7-5473-1284-1

I. ①张… II. ①熊…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4637 号

张居正(四卷本)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1466 千字

印 张：48.375 插页 16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84-1

定 价：1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目 录

第 一 回	钱知府迎宾谋胜局 张首辅南归似帝王	1
第 二 回	挂诗匾弄玄为邀宠 会贬官诡论诉危情	8
第 三 回	怒马如龙举城争睹 盛筵巧谏循吏佯疯	16
第 四 回	买花盆宠太监耍滑 议奏本小皇上动怒	28
第 五 回	颁度牒大僚争空额 接谕旨阁老动悲情	39
第 六 回	说白猿故人悲失路 论大捷野老析疑云	50
第 七 回	孝棚内会见三台长 墓道前惊闻风雨声	59
第 八 回	何心隐癫狂送怪物 金学曾缜密论沉疴	67
第 九 回	粮道街密议签拘票 宝通寺深夜逮狂人	77
第 十 回	救友显和尚菩萨道 危难见学台烈士心	89
第 十 一 回	品魁龙珠皇上给赏 逛西瓜摊客用使坏	99

第十二回	万岁爷初尝神仙宴 小太监荐赏春官图	108
第十三回	谈度牒巧使羁縻术 说玉娘触痛离别情	118
第十四回	金学曾智布黄蜂阵 陈督抚深析宰揆心	128
第十五回	唱荤曲李阎王献丑 禁书院何圣人毙命	137
第十六回	给事中密访杀降事 大宰揆情动老天官	148
第十七回	细论丑闻君臣晤对 拘拿纨绔冯保诛心	157
第十八回	建造法坛吕府祈福 接闻圣旨次辅殒命	169
第十九回	朱翊钧寻欢曲流馆 李太后夜闯御花园	182
第二十回	李太后欲废万历帝 内外相密谋恭默室	193
第二十一回	下罪己诏权臣代笔 读废帝诗圣上伤怀	202
第二十二回	李同知京城访故友 金侍郎寒夜听民瘼	213
第二十三回	议时政热茶酬旧雨 进陋巷首辅慰功臣	224
第二十四回	朱翊钧索银说歪理 戚大帅春节送胡姬	235
第二十五回	猜灯谜说龙马精神 献颂诗免百姓欠赋	245
第二十六回	冯保探病窥猜圣意 钱普求见又启新忧	258

第二十七回	失龙袍万岁爷震怒 弹锦瑟老公公神伤	268
第二十八回	赈灾情急抱病面圣 盼孙心切懿旨册妃	278
第二十九回	乞生还官中传急本 弥留际首辅诉深忧	292
第三十回	万岁爷秉灯谈鬼事 大太监深夜访权臣	302
第三十一回	老公公抽签问灾咎 新宰辅装傻掩机心	311
第三十二回	见门生苦心猜圣意 入云台造膝沐惊风	323
第三十三回	玉檐楼密议掏墙法 夫人庙乞讨护身符	336
第三十四回	慈宁宫冯保告刁状 西暖阁张鲸说奇毫	349
第三十五回	李太后怒颜询政务 司礼监倾轧起风云	360
第三十六回	剑影刀光仇生肘腋 风声鹤唳祸起萧墙	371
第三十七回	魅影袭来魂惊午夜 琴音惆怅泪洒寒秋	384
第三十八回	送金像君王用权术 看抄单太后悟沧桑	393
第三十九回	愤写血书孝子自尽 痛饮鸩酒玉女殉情	404

第一回

钱知府迎宾谋胜局 张首辅南归似帝王

刚过罢万历六年的春节，北直隶真定府的知府钱普就忙得脚不沾地。他这忙倒不是为国计民生，而是为了迎接当朝宰辅张居正的过境。

夺情风波之后，遭到廷杖的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邹元标五人被逐出京师，流徙边疆蛮荒之地，京城的局势又渐趋平静。在张居正的一再请求之下，李太后同意待皇上大婚的仪式举行之后，准假三个月让他回湖广江陵老家葬父。皇上的婚期定在二月十九日，照此推算，张居正回老家的行期，最早也得到三月份。钱普从邸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心里头就开始盘算：京城通往湖广的官道，从保定府经真定府，再过顺德府入河南境。南北官道在真定府境内有三百多里路，走得快也得四天时间。四品知府在地方上虽然是人抬人高的青天大老爷，但想见一次首辅也是难上加难。即便进京觐见，也是公事公办，两只手搁在膝盖头上，挺着身子把几句干巴巴的官话说完，就得拍屁股走人，自始至终宰辅都不拿正眼瞥你一眼，纵想巴结讨好也找不着机会。钱普想着自己与张居正之间，既无乡党之情，又无师生之谊，从里到外都找不着一根线和宰辅牵上。这年头，椅子背后没人，想在官场上呼风唤雨晋级升迁真是比登天还难。钱普是嘉靖四十二年登榜的进士，万历三年，由扬州府同知升任现职。与同侪相比，他的迁升不算快，但也不算太慢。他却总觉得自己屈才，其因是无法攀缘当道政要，尤其是张居正——这可是大明王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当今皇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不但口头上这么叫，还每每见诸圣旨文字，这也是史无前例。钱普决心利用张居正南下经过真定府境内的四天，好好儿地巴结一番。

主意既定，他便把门下的几位师爷找来商量对策。这些挖窟窿生蛆的“智多星”们纷纷献计：

“首辅入境之日，凡他经过的路途，一定要打扫干净。三月份正值春荒，路上行人倒有一半是叫花子，让各村的粮长负责，把叫花子都弄到空屋子里关几天。”

“首辅入府城，走的是北门。从北门到南门，街两旁的房屋都要粉刷一遍重新装饰，让首辅感到真定府的升平景象。”

“首辅的随从都要好好接待，常言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些人千万不能得罪。阎王不收礼，不等于小鬼不要钱，咱们一定得对症下药。”

钱普一肚子小九九，身边人抬举他，说他眉梢儿都是空的，这也不是假话。此刻听了师爷们的发言，他哧的一笑，说道：“诸位都有好见识，建议都不差，但依本官来看，都还只是表面文章。这样一些事体，你想得到，人家保定府就想不到？听说保定知府吴显焕大人，早就在安排接待首辅的事儿了。因此，咱们真定府，一定要制定出别人打破脑袋也想不出的接待方案，要有绝活儿。咱们做出来了，不单让保定府吃惊，就是咱们的下一站顺德府、广平府，乃至河南的开封府、南阳府，湖广的襄阳府、汉阳府等，都无法超越，也无法仿效。只有这种独一无二的接待，才算成功。”

众师爷一听，知道钱普已是胸有成竹，于是附和道：“东翁识见高超，想必早就有了非凡之计，还望东翁明示，我们下头照办就是。”

钱普于是眉飞色舞一二三四子午卯酉神侃一通，师爷们莫不心悅诚服，依计领了各自的差事，分头料理去了。

不觉已到二月底，北直隶衙门给辖下的五个府移文，通报首辅归乡葬父，定于三月十一日从北京起程，凡南北官道经过的府县，务必认真接待，从吃喝住行到安全保卫，都不得出半点差错。不几日，由礼部、兵部和锦衣卫三大衙门派员组成的打前站的人马，来到了真定府城。这些人挑剔得很，就接待细务一件一件和钱普仔细磋商，直到他们觉得事事放心，再无一点犯头，才又打马前行，到下一站检查去了。钱普其实留了一手，他只拣人家想得到的场面事向打前站的官员禀报，真正的绝招儿却瞒下不说，他生怕让别人抢了他的先机。知道了首辅离京的具体日期，他又安排几路探子到京畿和保定府打听沿途的接待情况，从起止住行，首辅的好恶，甚至膳食的菜单，凡能弄到手的情报，每日都有快马向他具禀。从京城到真定府城是六百里，入真定府境是四百五十里地，钱普决定到保定府与真定府交界处迎接。三月十七日，他听说首辅的车驾已到保定府的庆都县，他便带着属下的官员浩浩荡荡来到了庆都县与真定县交界之地。

官道一入真定县，便有一个小小的驿站。驿站前头是一座亭子，供

过往行人歇肩饮水。如今这亭子修葺一新，年久失修已经破旧的驿站不但重新整理粉刷过，里头的供张设备也全部更新。钱普带着人马赶来这里已近午时，打从三月十一日张居正离京南下，这七天时间钱普就没睡个囫囵觉，这会儿刚说歪在炕上打个盹，随他一道来的钱粮师爷孙广路像踩了风火轮似的跑进来，忙不迭声喊道：

“老爷，快，来了！”

“来了，在哪儿？”

钱普睡意全消，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提官袍咚咚咚跑出门去，孙广路跟在他屁股后头，一边颠着碎步一边气喘吁吁回道：

“大约只有一二里地了，喏，你看，前头的仪仗旌旗，明晃晃的都看得见。”

说话时，二人已登上几步台阶走进了亭子里头，钱普手搭凉棚瞭望，只见西北方向的官道上，马蹄踏踏彩旗飘飘，冠盖如云车驾如簇。这支队伍差不多有一千好几百人，摆成长蛇阵，迤迤迤迤朝这边走来。

“好威势！”

钱普在心里头艳羡地赞叹了一句，习惯地舔了舔两片薄薄的嘴唇，扭头一看，方才还空荡荡的官道上，忽地站出来百十名官吏，好像都是从地缝儿里钻出来的。这些都是他的属官僚吏，先前都猫在各处房子里打尖歇息，听得动静，都一齐跑出来看热闹。钱普扫了他们一眼，像塾师训诫村童一般嚷道：

“各位记住次序，在官道两侧跪迎首辅入境，千万不可乱了条理，明白了？”

“下官等明白了。”

众官员亢声回答。亭子两侧，早已铺好了红毡，官员们在孙师爷的安排下，都各就各位，一刷儿挺身跪起。

这时，首辅的导行队伍斧钺仪仗令旗牌扇已逼近真定县境。钱普慌忙跳下亭子，站在路中间朝两厢一挥手，早已训练得滚瓜烂熟的锣鼓班子一齐敲打击奏起来。一向冷僻的县界处，顿时间钟吕高鸣喧声震耳。锣鼓鞭炮声中，更有三十二支大唢呐呜哩哇啦奋力吹响，明耳人一听便知，唢呐班子演奏的是恭迎圣人出行的《引凤调》。

坐在十六人抬的明黄围帘大暖轿里的张居正，看了一个多时辰的

书，感到眼睛有些疲乏，正说闭目养一会儿神，忽听得前头喧天锣鼓，他感到轿夫的步伐也慢了下来，正欲询问，护卫班头李可拍了拍轿杠隔着轿帘向他禀报：

“大人，前头就是真定县境，真定府知府钱普率众前来迎接。”

“这个钱普，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

张居正小声咕哝了一句，遂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做好下轿的准备。

论节令，谷雨已过了几天，一眼望不到边的华北平原上墒情已动，葱葱的麦色一天变一个样。柳条儿滚绿，榆钱儿绽青，融化的雪水流入滹沱河中，变成翡翠样的春浪，把辽阔的北国滋润得更加妩媚。万物昭苏生机勃勃，牛欢马叫春光如酒，如此良辰美景，怎不叫人心旷神怡。事实上，打从春节一过，张居正遇着的就尽是喜气事儿。首先是春节之前，从江南各处粮站里兑运来京的一百多万石粮食，都一粒不差地足额运抵通州仓。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南方的税粮都是分春秋两次解运。斯时运河水丰，容得下千石大漕船的航行。但祸福相倚，一年中，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也是春洪与秋汛。船行河中，若连遭淫雨，洪水滔天，船毁人亡的惨剧每有发生，粮食损失少则十几万石，多则二三十万石，从未足额收缴过。一二百年来，这个矛盾始终不能解决。张居正上任后，起用水利专家吴桂芳出任漕河总督，三年时间，江淮漕河的治理大见成效，通过疏浚与闸站的修建，增强了水系的调节功能。去年夏秋之交，吴桂芳大胆上疏，建议改春秋兑运为冬运。冬天本属枯水季节，有些河床地段水浅仅没脚踝，不要说大漕船，就是浅帮船也断难通过。但经过吴桂芳的三年治理后，多处蓄洪湖泊可开闸放水，保证漕河运粮的必需水位。这一举措更改了朝廷二百年的祖制，如果处置不当稍有差错，势必会引起反对派新一轮攻击。张居正虽然慎之又慎，但仍力排众议采纳吴桂芳建议。如今冬运成功，一百多万石粮食安全运抵京师，没有沉没一条船，伤亡一个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他迅速奏闻皇上，万历皇帝一高兴，下旨永久废除春秋兑运，将冬运著为永例。美中不足的是，实现冬运的第一功臣吴桂芳因积劳成疾，于正月间死在任上。水利乃国家经济命脉，漕河总督不可一日或缺，张居正力荐另一位治河专家、现任工部左侍郎的潘季驯迅速接任此职。这一安排，得到了士林的普遍赞许。

冬运的成功，所有当事官员都得到了嘉奖，或升官晋级或封妻荫

子，这帮子人乐得还没醒过神来，第二件大喜事又接踵而至。正月元宵期间，皇上与万民同乐，还在午门前看鳌山灯的时候，辽东方面六百里加急传来捷报。却说辽东巡抚张学颜与总兵李成梁探得情报，蒙古鞑靼部落欲趁边疆关城欢度春节之际，长途袭掠抢劫牛羊。这二人遂将计就计，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困山堡一战，将进犯的虏敌合围掩杀，大获全胜，自首长以下，斩得虏级八百余首，这是多年都未曾有过的大捷，不但国威大震，对鼓舞九边将士的士气也大有裨益。小皇上当即采纳张居正的建议，迅速派遣乾清宫值事太监魏清代表他前往辽东前线犒赏三军论功行赏。晋总兵李成梁禄爵一级，命张学颜出任辽东戎政总督——这也是张居正的主意。北方九边治民为之政，由巡抚负责；守土之军，由总兵掌控。为了便于辖制，张居正决定创设戎政总督一职，挂三品右都御史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学颜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

有了这两件大喜事垫底，第三件大喜事——即万历皇上的大婚，更是把京城的吉庆气氛推到极致。早在万历四年，由两宫皇太后主持，就为万历皇帝选定了皇后——京城一个千户所镇抚王伟的女儿。千户所镇抚是一个从六品的武官，在京城，人们讥笑这等官是“啄木官”。唯其如此，才合了李太后的心意。她自家出身卑微，因此一心要寻个小户人家的女儿来当自己的儿媳。依她的观点，小户人家的闺女贤淑，懂得艰难，不会胡搅蛮缠不识大体。王伟是浙江余姚人，世袭军职，为人厚朴谨守本分；其女温婉端庄，虽小鸟依人却无半点狐媚。两宫皇太后从上千名待选的淑女中单单挑中了她，第一是她的福报，第二也有某种偶然性。这李太后抱孙心切，一经选定皇后，就巴不得她马上与万历皇帝成亲。她的意思是把佳期定在万历五年秋。命冯保前去与张居正商量，张居正就此事上疏曲折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皇上才十七岁，皇后才十五岁，两人都还太小，鸾凤和鸣的吉庆日子是否应该往后挪挪？李太后采纳张居正的建议，但也不肯把佳期挪后太多。经多方磋商，终于确定了二月十九日作为大婚吉日。皇上成亲，自有非常繁杂的规仪，李太后委托张居正全力操办。过罢春节，就赐给他大红锦袍一袭，要他换下守制的青布袍子。穿上这件明晃晃的绯衣入阁办事，不免又引起清流们的腹诽。张居正一心要办好皇上的婚事，对那些风言风语早已弃之不顾。到女方家里提亲，英国公张溶被任命为纳采问名使，张居正被任

命为纳采问名副使。前前后后忙乎了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这一盛大的庆典。

万历皇帝大婚后三天，张居正再次向皇上告假，请求回老家葬父。皇上这次准了他，并把他请到云台亲切会见。说道：

“元辅张先生，朕准你三个月的假，你要遵守这个时间，届时回京，履职不误。”

“臣谨遵圣命。”

“先生走之前，内阁公务要妥为安排。”

言及内阁，张居正心里颇犯踌躇。按朝廷规矩，内阁不可一日无首辅，他回家这三个月，理应请出一个人来临时担任首辅一职，他因此把在野在朝的阁臣都仔细剖析一遍。隆庆朝中的阁臣，尚有三人在世。他们是徐阶、高拱、殷士瞻。如果要挑选临时首辅，首先要从这三个人中物色。张居正反复权衡，觉得这三个人都不合适。徐、高二位都任过首辅，高拱与他是政敌，一旦坐上这位子，岂有再让出的道理？徐阶是他前辈，复登宰揆之位，他三个月后回京，又怎么好意思让他归山？至于殷士瞻，此公亢急任性，但中官里头有不少人喜欢他，一旦获荐来京，无异于引狼入室。至于现任阁臣吕调阳、张四维二人，虽唯他马首是瞻，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久后不生二心？思来想去，张居正不肯临时让出首辅之位，而且还想在离京之前再增加两位阁臣，以对吕调阳、张四维两位老阁臣形成牵制。但能否达到这一目的，还得看皇上的态度，眼下皇上主动谈到内阁，张居正也就顺风顺水引上话题：

“按规矩，臣乞假三月，应寻一德高望重的资历大臣临时替代臣之空缺。”

“这个就不必了，”小皇上似乎想都没想，就立即恳切回道，“如今天下士林中，还有谁可比先生？”

“皇上过奖，臣不敢当。”

“朕并非溢美，这是实际情形。朕现在是一天都不想你离开，但葬父事大，朕不能拦你。你离开内阁这段时间，大致公务，布置妥当就是。”

“臣谨遵圣命。”张居正觉得时机已到，趁势言道，“内阁事务繁杂，臣一旦离开，恐吕调阳、张四维二人忙不择事，难以及时处置，造成延误。”

“先生的意思是?”

“臣请求皇上,能否增加阁臣?”

“这有何难,既然先生认为必需,增加就是,阁臣新增人选,还望先生提出。”

此次会见之后不几天,大约三月初,张居正趁热打铁正式向皇上提出增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马自强,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申时行二人为阁臣。皇上很快批准,批谕是“随元辅张先生入阁办事”。马自强在“夺情事件”中,对张居正颇有微词,这次却得到张居正的推荐入阁,不但让部院大臣们吃惊,他自己也深感意外,感情上顿时对张居正亲近了几分。申时行本是张居正执掌翰林院时的门生,为人温文尔雅谦虚冲和,所以一直得到张居正的信任和提携,此次入阁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这一次人事安排,张居正解决了宰位不受觊觎的后顾之忧,也就放心大胆地回家葬父了。三月十一日动身那天,皇上命百官到郊外真空寺班送,并诏遣司礼监太监张宏代表皇室举行郊宴为张居正饯行,两宫太后也都派随堂太监前来赏赐金币贖仪。皇上还亲自授意,安排锦衣卫管辖的禁兵千余名随张居正南行,沿途蹕护。戚继光闻讯,更是派来一百名鸟銃手作为前导以壮声威。首辅南归,享受的待遇规格如此之高,直与帝王无异。但这一切都是来自万历皇帝的旨意,上行下效,凡张居正经过之地,官员们莫不全力以赴诚惶诚恐安排接送,生怕有所疏忽被好事者奏本上去,惹怒圣上吃罪不起。

离京七天,每日酬酢应付场面,张居正已心生厌烦。加之他归乡心切,每天赶路都在八十里以上,所以对各地的接待,他满意者甚少。有的地方,官员们苦等几天,好不容易盼得他来,他却连轿也懒得下,只撩开轿帘儿同当地官员打个招呼就招摇而过,把官员们晾在那里一个个呆若木鸡。现在,听李可说已入真定县境,因在轿子里坐的时间长了,想下来活动活动腿脚,便吩咐停轿。当他踩着轿凳下了轿,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前站定时,震天价响着的锣鼓唢呐突然间戛然停止,钱普跑步上前当面跪下,高声禀道:

“真定府知府钱普,率其属下五州知州,二十七县县令恭迎首辅张大人入境。”

第二回

挂诗匾弄玄为邀宠 会贬官谗论诉危情

张居正瞅了钱普一眼，见这人四十岁左右，白净脸皮，下巴上的胡子稀稀疏疏，两腮不肯长肉，一看就是个没福气的样子。再看路两边黑压压跪着的官员，个个都穿着簇新的补服，显然统一布置过。他吩咐钱普免礼，待钱普站起身来，他问道：

“你就是钱普？”

“卑职正是。”

钱普觉得首辅眼光像锥子一般，一紧张，竟满头冒汗。张居正盯着他，继续问道：

“真定府最南边，是哪个县？”

“启禀首辅大人，是井陘县。”

钱普平常在部属面前好摆谱，如今面对首辅腰都挺不直，他感到两边厢跪着的官员都拿眼光戳着他，他竭力想镇静下来，偏身子晃动得厉害，张居正在原地走了两步，继续问道：

“井陘离这里有多远？”

“首辅大人指的是井陘县境还是井陘县城？”

“当然是县城。”

“二百五十里。”

“唔，”张居正鼻子里哼了一声，朝跪着的官员们扫了一眼，又问，“你方才说，真定府的五个知州，二十七个知县全来了？”

“是。”

“最南端的井陘县知县也来了？”

“来了。”

“县令县令，一县之令，都一窝蜂跑来这里，县里一旦出了事，连个坐督的人都没有。井陘县到这里，少说也得三天，回去又得三天，整整六天时间，县衙里没有了堂官，这像什么话！”

一番不轻不重的训斥，钱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唇嚅动着，想辩

解却又不敢。

“井陘县知县呢？”张居正又问。

“在那边跪着呢。”钱普扭头朝左边瞄了瞄，指着前排跪在第三名位置上的一个半老官员，小心问道，“是不是喊他过来？”

“喊他来吧。”

张居正说着抬腿走进了亭子。在询问钱普的时候，他已看清了这亭子上的一个匾额，书有“迎风亭”三字。走到亭子里，忽见正面的横枋上，悬了一块精致的诗匾，上面书了一首五绝：

三月雨悠悠
天街滑似油
跌倒一只凤
笑煞一群牛

乍一看到这首诗，张居正怦然心动，脑海里一下子闪出童年的回忆：那还是他四岁的时候，一次雨天随父亲上街，因为路滑跌了一跤，旁边一群人借此取笑嘲弄，他一生气，便随口念出这首诗以示回敬。四岁孩童有如此捷才，众人大惊，一传十十传百，荆州城的乡亲，从此视他为神童。这件小事的发生，距今已有五十年了。如果无人提及，张居正断然记不起它，却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乡真定县境内，突然又看到这首诗，他怎能不大为诧异。正纳闷时，钱普领着一名年纪在五十开外的七品官员走进了亭子。他猜想来者就是井陘县令，但受好奇心驱使，他仍用手指着头上的那块诗匾问钱普：

“你们为何要挂这一块诗匾？”

“说到诗匾，这里头有一段故事，”钱普这会儿的心情仍是忐忑不安，见张居正有所下去的意思，才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道，“去年夏天，有一个老和尚从五台山朝拜归来，路过这里，看到这座亭子有些破败，就劝驿丞修缮，并说一年之内，必有圣人经过。驿丞问他是何方圣人，他笑而不答，驿丞请他给这亭子赐名，他便写下“迎风亭”三字。字写好后，老和尚意犹未尽，又写下这首诗。驿丞一看是首打油诗，虽有灵气，却不是大雅之声，就没当回事。今年春节过后，卑职来此地视察，驿丞禀报此事，卑职就让他把诗寻来一看，觉得这里头肯定大有玄机，遂令驿丞将它制成诗匾，悬于亭中。”

听罢故事，张居正更觉蹊跷，便问：“那个老和尚叫什么？”

“不知道，驿丞打听过的，老和尚不肯讲。”

“从什么地方来的？”

“也不知道。”

“老和尚讲没讲这首诗的来历？”

“也没有讲过。”

钱普回答得小心谨慎。其实他早从过往的荆州籍官员嘴中听得张居正孩童时的这则故事，特意让人将这首打油诗制成匾挂在亭子里头。这是他迎接首辅的“绝招”之一。但为了不显山不露水，他故意把故事编得玄而又玄。张居正不知就里，竟信以为真，蹙着眉头苦苦思索那老和尚的来历。心想他怎么会知道我四岁时写下的这首诗，又怎么会写在这么个三不管的小小驿站里头。帝王为龙，圣人为凤，这老和尚要驿丞将这亭子改成迎风亭，看来他是把我张居正当成圣人了，我只不过为匡扶社稷做一点实际功德，又算得上哪门子圣人？思来想去不得头绪，既觉得玄乎，更觉得滑稽。他有心向钱普挑明这首诗的来历，又怕把事情闹得更复杂。正犯难时，钱普小心问道：

“首辅大人，要不要进驿站稍事休息？”

“也好，”张居正一眼瞥见众官员尚在原地傻痴痴地跪着，便吩咐钱普让他们起来。他走进驿站，回头指着尚在亭子里不敢挪步的井陘县令，道，“请你进来。”

驿站的厅堂早已收拾得清爽怡人一尘不染，随张居正一道南行的锦衣卫指挥使曹应聘、工部员外郎许嘉林、钦天监监正张应祥等也都进来安排了座位。宾主坐定后，张居正呷了一口茶，然后问坐在他斜对面的井陘县令：

“你可是叫韩里奇？”

“卑职正是。”

韩里奇欲起身离席再跪，张居正伸手将他拦住，又将他上下打量一番：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胡子已经花白，面孔黧黑瘦削，乍一看似有猥琐之态，但再多看几眼，就会发现他身上有一股子倔犟的气息，特别是那一双总是半睁半闭的眼眶中，射出的光芒总有些与众不同。打从看第一眼起，张居正就对这个人产生了好印象，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却说张居正此次南行，特意花了几天时间，将沿途所

要经过的各府州县的官员档案从吏部调来，逐一披览。因为这一路上，他免不了要同这些官员见面，同他们说什么，怎么说，总要做到心中有数。披阅中，他对韩里奇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此人是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以此资历，仍在当一个七品县令，在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县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张四维、马自强都是这一科的进士，如今都已入阁当了皇帝身边的辅弼之臣。两相比较，悬殊太大。细究个中原因，才发现症结所在：嘉靖四十二年，韩里奇出任工部分巡佥事，派驻浙江富阳，督收朝廷贡品鲋鱼和茶两样。到任不久，他就发现贡户民众不胜劳扰，往往因为完贡而倾家荡产，便愤而以诗作谏，希望朝廷减贡，因此触怒嘉靖皇帝，被削职为民。直到四年后隆庆皇帝登基，徐阶出任首辅才将他平反起复，调往陕西平凉府任知府。翌年适值大荒，眼见饥民塞道，饿殍遍野，刚当一年知府的韩里奇也顾不得请示，竟私开粮库赈灾。这粮库囤积的粮食本属边关军粮，没有兵部与户部两衙的联合移文，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动用。韩里奇此举等于犯了国法，按律须得治以重罪。时任首辅的高拱，怜他救了大批饥民，遂从中斡旋，免了他的牢狱之灾，连降四级，调往广西一个县里当九品教谕。万历元年，升了一级，调真定府获鹿县当主簿。万历四年才按例迁升为井陘县令。韩里奇两次事发，张居正都有耳闻，但因不是亲手处理，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官员的升迁贬黜，每年都会大量发生，原也不足为怪。但奇怪的是，韩里奇这么多年从未上疏申冤，或钻路子找当道大僚帮忙解决问题。他曾就此事询问过张四维，回答是这么多年来，韩里奇这个同年从未给他片言只字。如此一个亲政爱民却又不屑于钻营取巧的官场硬汉，张居正决定路过井陘县时见一见他，却没想到钱普竟把辖下所有的知州县令全都带来这里迎接。因此，他决定提前召见韩里奇。

初次交谈，张居正发觉韩里奇有些拘谨，便尽量和悦一些，缓声问道：

“你当井陘县令几年了？”

“两年。”

“此前呢？”

“当获鹿县主簿。”

“再往前是在广西一个县里当教谕，再往前是陕西平凉府五品知府。”张居正说着加重了语气，“其实你的经历我都知道，一遭撤官，一遭